

H 闲话文人 高中梅

鲁迅梁实秋的不解之缘



鲁迅梁实秋的论战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件“热闹事”。一位文坛泰斗，气势正盛；一个后起之秀，锋芒毕露，但无疑都有过人的傲才。

1926年梁实秋回国，看了卢梭的一篇关于子女教育的文章，觉得不能认同，同年12月15日发表了一篇题为《卢梭论子女教育》的文章在《北京晨报》副刊上。

一年后，梁实秋又将此文发在1927年11月的《复旦旬刊》创刊号上，当时鲁迅已定居上海，读到了这篇文章，看到梁实秋对卢梭提出了这番不同见解，就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支持卢梭意见的文章《卢梭与胃口》，发表在《语丝》周刊上。于是文坛上著名的“热闹事”开始了，两位年龄悬殊的辩友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事情或许到此应该为止，但是鲁迅接着又写了一篇文章《文学和出汗》，对人性进行了拷问，其实就是暗含对梁实秋的拷问。鲁迅的两篇文章发表后，梁实秋并没有立刻做出回应，直到1928年3月25日，梁实秋在《时事新报·书报春秋》上发表的《关于卢梭——答郁达夫先生》中，第一次对鲁迅做出了还击。4月10日，鲁迅写了一篇文章，叫做《头》。

面对鲁迅不客气的文风，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，不能不接受这一严重的挑战。

多年以来，鲁迅在文坛上以一支笔横扫千军，所向披靡，一直慨叹碰不上一个像样的对手而感到孤寂无聊。现在，凭借直感，他明白终于碰上了一个理想的辩手，先生的情绪立即亢奋起来。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，写出了一大批火药味更浓的文章，像集束手榴弹般朝对方掷了过去。

但总的说来，论战还是在文艺范畴之内进行的。但是，由于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、也更复杂的文学运动背景下展开的，随着论争的深入，范围在逐步扩大，论战也逐步升级渐入高潮。

1929年9月，梁实秋在《岁月》杂志上发表了《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？》和《论鲁迅先生的硬译》两篇文章，梁实秋在用这些文字来反驳鲁迅关于文学有阶级性的思想。连续两篇文章没有得到鲁迅的回应，梁实秋或许有些对着空气打拳的感觉，大约由于不甘心，10月10日他又发表一篇《“不满于现状”，便怎样呢？》

这一次鲁迅开始回应了，鲁迅连续作了两篇驳文，一篇是《好政府主义》，针对梁实秋早先的那篇《“不满于现状”，便怎样呢？》。另一篇则是标志着两人论战进入高潮的，鼎鼎大名的《“丧家的”、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》。看到鲁迅的回应之后，因着编辑《新月》的便利，梁实秋一口气发表了数篇反击文章。

这场历时8年的辩论，在鲁迅逝世之后落下了帷幕，没有输赢与高下之分，倒是给无数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充分展现了两位文豪的才华与智慧。晚年的梁实秋在回忆当年这位辩友的时候，也给予了中肯的评价，言语间充满了敬佩与怀念之情。

梁实秋的女儿梁文蔷在回忆父亲时这样说到：“父亲生前不大提他与鲁迅的是是非非，那时我们在台湾，所以年轻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‘过节’。直到后来到了美国我才陆陆续续读到他们当年的文章。”有一次我问父亲：“你当年和鲁迅都吵些什么？”父亲回答很平静，他说，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，只不过两个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文学的。回

H 读史侧翼 刻绍义

李世民治贪

李世民，中国历史上的圣明君主，一位伟大的政治家，是影响中国乃至世界进程的杰出人物，被筑东阳称为“继孔子之后中国数一数二的伟人”。

李世民从上任之初，直至去世之前，对贪污腐败从没有掉以轻心过，他处处以隋朝奢侈贪腐导致灭亡的前车之辙为一面镜子，不但严于律己，对群臣更是苦口婆心，最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贞观盛世的新局面。

“欲如水，不遏则滔天；贪如火，不灭则燎原”。李世民执政初年，也就是贞观元年，就对群臣说：“人有明珠，莫不贵重。若以弹雀，岂非可惜？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，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纲，径即受纳，乃是不惜性命。”他告诫群臣千万不能通过贪污受贿“求荣”，不然，一旦“赃贿既露”，就为时晚矣，不但贪受的财物要吐出来，还要留下千古笑柄，遗臭万年。

公元627年，也就是他执政的第二年，他又对群臣说，贪污受贿是“规小得而大失者也”。远处他以汉朝大司农田延年作鉴，说田延年贪污受贿“三千万”，“事觉而死”。近处他又拿“五品以上”官吏作喻，说五品以上的官吏，已是“禄秩优厚”，一年所得，“其数自多”，受人之财也不过数万，一旦“彰露”，就会禄秩全夺，“必亡其身”，贪财反被财害，就是因小失大了。

时隔一年的629年，他又一次对公卿大臣们说，我“终日孜孜”，不仅是对老百姓爱怜操心，也是为你们长保富贵。如果大家“小心奉法”，不但百姓安宁，你们也“自身常得欢乐”。但如果你们徇私枉法，贪污受贿，即使“事未发闻”，心中也常怀恐惧，“恐惧既多，亦有因而致死”的。男子汉大丈夫岂可因为贪受财物而害了自家性命，葬送自己不说，还让“子孙每怀愧耻耶”？真是得不偿失了。

当然，唐太宗对这些不是光说说而已的。贞观六年，右卫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去京城，在驿站人家处违法取得几担麦麸，李世民知道后，赐给他几石麦麸，让他担着出宫，一步一步挑回家去。

其实，在这之前，李世民已经弄得开国元勋、长孙皇后的族叔长孙顺德的难堪。人家来求长孙顺德办事，长孙顺德收了别人贿赂的数十匹绢绸，知道消息的李世民招来文武百官，通报了长孙顺德的丑行，接着又让人搬来很多绸缎，压在长孙顺德的背上，让他背回家去。“你不是缺绢吗，这些都奖给你”，弄得长孙顺德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欲卸不敢，欲背不能，僵在那里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李世民这个治贪方法看似温柔，实则比“挨枪子”更让人难受。

唐朝的法律，对贪污受贿较以前的朝代也更趋严厉了。不仅如此，李世民于贞观四年大赦天下，罪无轻重，包括死罪皆赦免，却特别申明：“枉法受贿之赃官不在赦列。”从此也可以看出李世民对贪官的厌恶程度。

就这李世民还是不放心，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他想出了一个查处受贿的办法，秘密派人向京师的一些官吏行贿，结果还真有受贿之徒，刑部一司门令史受绢一批。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的李世民勃然大怒，下令杀掉这个司门令史。最后由于尚书裴矩等人的劝解：“为吏受贿，罪诚当死，但陛下使人遭之而受，乃陷人于法也。”李世民没有开杀戒，饶了这个司门令史，但这件事对一些贪官还是震动很大的，他们至少看出了李世民惩贪的决心。

643年，李世民再一次对侍臣说：“鸟栖于林，犹恐其不高，覆巢于木末；鱼藏于水，犹恐其不深，覆穴于窟下。然而为人所获者，皆由贪饵故也。”今天你们身居高位，食禄丰厚，应当廉洁奉公，尽职尽责，不要被眼前的蝇头小利所迷惑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

免予灾难，“长守富贵”。不然，如果贪污受贿，就与这些鸟、这些鱼没有什么区别了。望大家反复思考，引以为戒才是。回

H 琼岛风物 张华

新盈红树林



新盈红树林

浩瀚的北部湾向东南方向拐个弯，就进入了一个叫后水湾的腹地。依着一个叫“彩桥”的村子，生长着5000多亩红树林，与一水之隔的儋州东向村红树林连绵而成万亩绿地，放眼望去，宛如一条翠绿的飘带。

这一片绿原的不凡之处，是不分春夏秋冬，不管西风北风，总是充满着一股近乎粗野的旺盛，摇曳着一个绿色的童话。

阳春三月，新盈红树林生机勃勃，万木吐蕊，生命又开始了新的轮回，海天间到处弥漫着清新，那是惊蛰的生命在全面苏醒。盛夏，这里是观景的好去处。涨潮时，众船竞发。邀上三五驴友，乘上小舢舨，穿梭于红树林的弯道里，听素朴的摇橹声，看舟底犁开平静的海面，激起一阵阵水浪，吹风赏景，暑气尽消。红树林有母性的慈爱，亦有父性的雄劲，夏风拂来，红树林奏响松涛乐章，这是最衷心的天籁。金秋季，秋果深红。眺望层林尽染，欣赏百鸟争鸣，让人心旷神怡。落潮时，红树林周边水域鱼翔浅底，游人顿起渔夫之兴，或自驾小船，看穿梭于红树林间游玩的鱼虾，感受着光与影的情趣；或饶有兴趣地下水摸虾、捞贝、捉淤泥里螃蟹和琵琶虾，过一把渔民的捕获之“瘾”。到了冬天，寒风裹着细雨刮过大地，万物进入冬眠，然而，这里依然枝叶繁茂，在寒风中摇曳，一派怡然自得的模样。冬游红树林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新盈红树林系国家一级湿地保护区，这一带表层成土母质是浅海沉积物和近代沉积物，属全新世的海相堆积物。这里远离人类的侵扰，是湿地以及濒临灭绝动物类的天堂。据文献记录和近年调查，这里有维管束植物、被植物149种，陆栖脊椎野生动物包两栖纲、爬行纲就有20目47科145种之多。仅国家II级重点保护物种11科，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物种有13科，鸟纲14目35科114种。落潮时，坐在小舢舨上行走于红树林之中，亦可时不时看到有虎纹蛙、灰鹤、小青脚鹬、褐翅鸥、小鸦鹃等国家重点保护物种跳跃着或爬行着，展示着野性的悸动。站在岸边远眺，还常常看到白腹海鸥、鹗、红隼、画眉、黑脸琵鹭等国家珍稀濒危物种从高空中鸣叫着往红树林俯冲呢。

这里的黛绿色从未曾枯萎过，始终是一幅妙趣天成的水墨画面。红树根系发达，盘根错节，深深扎在厚积的淤泥滩里，圈圈年轮，记录着新盈红树林的沧桑岁月。

人们呵护着红树林，红树林反哺着人们。近年来，红树林旅游成就了当地新的产业链。新盈地区民众借机开设了许多低、中档旅馆，招揽观景的外地游客。不少渔民还在周边附近开设多家餐饮业。有上海海鲜餐厅，让游人一边观看红树林美景，一边品尝特色海鲜。“砸土窑”餐饮别有一番风味。“砸土窑”区别于平时煮、蒸、煎、炸，经过一定的“火候”拿捏，把处理过的临高乳猪、本地鸡、生猛海鲜、地瓜等食物放进烧得通红的小“土窑”，然后砸窑埋煨，将食物“砸”熟，成为一道舌尖上的美味佳肴。席间还伴着美妙的渔歌“哩哩美”，令游客如痴如醉。

几个小后生正划着小舢舨在红树林水

道里进出巡视。他是彩桥村人，爷爷、父亲都当过红树林守护人，轮到他已是第三代。小后生戴一顶当地特有的小草帽，只遮双耳，不挡风雨。夏日热风熏黑了脸庞，冬日寒风冻麻了他的手脚，依然无法让他停止在红树林里巡视的脚步。

问我苦不苦？小后生说，每天能听到风与小鸟的对话，看到生命与大海的互视，海树连依，鸟儿啾啾，多美呀。有了巡视，过去那种乱砍伐、乱摘果的破坏红树林行为制止了，我们这是苦中作乐呢。回

H 异域风情 南子

哈萨克族人的泡泡糖

“哈萨克人的泡泡糖”，这是被当地小孩子一再品尝的杏色果实，其实是一种松木上的树胶。据说，健康的松木并不分泌黏稠的树胶，只有受伤感染或是即将死亡的时候才会。

在禾木的围哈拉牧场，我见过这样的一棵树。

那天，在哈桑草原的赛马场上，叶尔江刚从拣磨菇回来的金斯别克那里要来了一小把，结晶的蜜蜡色，像诗打碎的玻璃，闪烁着金黄色诱人的光泽。

现在，他正充满期待地看着我把它放进了嘴里。

一股松木的清凉气息混合着新鲜的辛辣和湿润，味道激烈。我皱着眉头，小心翼翼地咀嚼着这来之不易的零食。我想吐。

他说话了：哈萨克人的泡泡糖，白牙的东西，香的。

他展开手指，很夸张地在自己咧开的嘴上划了一下。

正午的暑气融雪般地融进了高远的天空，蓝天仿佛是一个可见的子宫，而风声越来越大穿过密密匝匝的树林，带来了暮暗，沉闷和松散的静谧，让步行者充分地领略到了高原山地森林中旺盛的生殖气息。

脚下是踩断时嘎吱作响的败枝；

枯黄或青黄的脆弱叶片；

干瘪失水的脆弱松果；

落在松软泥土和尖锐石缝中的灰色鸟羽；

树林的阴影愈加深浓地投射下来，每个人的脸上，都是深深的青绿颜色，那些飘过我脸上的树荫，仿佛是我体内溢出的汁液——

在途经围哈拉的某处山坡上，十几棵挺拔粗壮，生命力强劲的苍黛塔松，远远高出了周围塔松的普遍高度，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。

下山的时候，一棵倾斜的硕大松木，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树身的一半处在阳光中，另一半的树皮已被剥落，呈现出干瘪破裂的焦黄色，像是涂满了深重的阴影，但身上仍披挂浓密如发的翠绿藤蔓，蒸腾着霉苔藓的味道。死亡，阴郁，腐朽，行将沉沦却仍在依照惯性呼吸。

我知道，我正在打扰一个将要死去的魂灵的昏睡——

你看——顺着同伴手指的方向，我仰起头，看见这棵松树焦黑的树冠底部，有一大滩金黄色的黏稠液体，正顺着树干极其缓慢地滑落下来，树身上早已覆盖了厚厚的一层树脂，呈半透明的橙黄色，地上也有一小滩，闪动着柔和的光泽。坚硬，而不被融化。

一棵受伤的松木，在流着它的泪滴。

一只小甲虫迟疑地朝这边爬行着，它的卑微不足以在枯叶上留下任何足迹，这时，又一大滴黏稠的液体滴落了下来，它那有弹性的身体将要被瞬间浇铸，再过亿万年之后，时间的黏液将要把它打造成一枚稀世琥珀。

小甲虫无知无觉地，恰巧朝着另一个地方滑了过去，受伤的松木的泪，在它的身边落了下来。

而就要死去的树的影子还在追逐着它。回